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幻中遊 第十六回 碧霞宮神女授兵符

話說石生的衙門後邊，是一處花園。園內有一白石碑，其光可鑿。至夜半時分，中有人喊馬嘶甲兵響亮之聲，聽的甚真。相傳這碑是衙門中的鎮物。歷來官長俱莫敢動移。石生往外面私訪時，秋英在宅中無事，只身步入花園，來看這碑。到了跟前，忽見這碑變成一門。兩扇俱開，從裏邊走出兩個女童，說道：“娘娘有旨，請石夫人裏面相會。”秋英跟著女童進去。當中是一條磚砌的甬路，兩墀下俱是些異樹奇花。走有箭許，是一座紫石橋。從橋上過去，又走了數十步，是一座朱紅大門。門上懸著一匾，匾上寫著“碧霞宮”三字。纔到門首，又出來了四個仙女。兩個執著寶幡，兩個執著提爐。說道：“娘娘候夫人多時？特著奴等相迎。”秋英隨著寶幡又進了兩三層門，纔是一座大殿。殿當中蓮花座上，坐著一位娘娘。下邊放著四個繡墩，排著兩行侍女。秋英進的殿來，望上行禮。娘娘辭道：“夫人尊貴，小神怎敢當禮。”命二仙女急忙扶起，讓在東邊頭一個繡墩上坐下。秋英道：“賤妾塵埃俗人，何煩聖母相招。”娘娘答道：“石武曲不久即應大敵，軍旅未嫻，何以制勝？夫人聰明過人，特請來把軍中一切機務，說與你知。日後誓師郊原，你兩人庶可共賦六月，以奏膚功。”叫仙女取出兵書三卷，付與秋英。

娘娘說道：“這書名為《行軍機要》首一卷是天時，第二卷是地利，第三卷是人和。自古以來，兵家總不外此三者。”秋英問道：“天時怎樣？”娘娘道：“春夏秋冬，天時之總名。其間所逢的月，逢日辰，俱為天時。時逢吉日則勝。如湯以辛卯而破昆吾。武以甲子而克商紂是也。”秋英又問：“怎謂地之利？”娘娘說道：“山川林薄俱是地利。凡紮營必相地高下平坡，方可以保無恙。若依山靠林，使敵兵得所埋伏，則受害不小。此楚師背離，而舍所為，貽患晉侯。此務擇平坦寬闊之處，左右前後，俱無遮擋。這纔是安營的吉地。”秋英又問道：“何謂人和？”娘娘道：“人和者眾人結成一心也。凡行軍之首先□人心。人心齊則氣壯，氣壯則力勇。一鼓而前，誰能御之。若人懷異心，子棄其父，弟棄其兄，各鳥獸散，安能破敵。如殷旅之前途倒戈，這就是人不和的一個榜樣。”秋英道：“這三件是行軍大要，幸承聖母指明。但擺陣之法，終屬茫然，還求聖母詳說一番方妙。”娘娘道：“這口說不如眼見，你隨我來。”

娘娘下了蓮坐。秋英隨後跟著。一曲一灣，走到一個演武廳前，娘娘上去坐定，秋英旁邊相陪。娘娘分付仙女道：“取我的兵符來。”這個仙女轉入後廳，取出一杆紅旗遞給娘娘。娘娘接在手中，把紅旗一展。忽聽一陣風響，立時就有數萬人馬，站在演武廳前。娘娘分付道：“今日操演，爾等有失律者，定行梟首。”眾兵丁無不唱喏。娘娘把紅旗向東一擺，就成了一個陣勢。娘娘向秋英道：“這叫做八卦連環陣，生傷死休諸門俱備。昔年諸葛亮坐困陸郎，其遺跡至今尚在。此陣法之神妙莫測者也。”娘娘領著秋英下了將臺，從生門而入，八門遊遍。那吉那兇，說得清清楚楚。然即轉回廳臺，從新坐下。把紅旗向西一擺，又成了一個陣勢。秋英問道：“這是何陣？”娘娘道：“這名為一字長蛇陣，擊首則尾應，擊尾則首應，擊中則首尾俱應。此陣法之最活者也。”又把紅旗一擺，成了一個陣勢。對秋英道：“是為鵝陣。”又擺成一陣道：“是為鶴陣。”又把紅旗左邊一擺，右邊一擺，眾兵丁交互奔騰，多時方住，成了一個陣勢，前後人馬相接，密如魚鱗。秋英問道：“這陣叫做甚麼？”娘娘道：“這陣名為魚鹿。昔年鄭莊公與周王戰於繻葛，用的就是這個陣法。”陣已擺完，娘娘把紅旗一卷，數萬人馬，風流雲散，當時就沒有了。

秋英謝道：“重煩娘娘指教，賤妾頓開茅塞。”娘娘道：“這係你我有緣，方能遇的這般湊巧。”娘娘領著秋英，下了廳臺。轉回殿內，仍照前坐定。娘娘分付仙女道：“取我兵符一道，付與石夫人帶去。”仙女取一紅旗交與秋英。娘娘道：“你後日臨陣時，把這兵符執在手裏，任所指麾，無不如意。成功以後，仍把這書與兵符交還於我。”秋英問道：“賤妾從何處給娘娘送來？”娘娘道：“這卻不勞你送，就把這書符供在香案桌上，默祝一番，我自有人來取。”秋英又為致謝。娘娘道：“我還有律詩一首贈你。你朝夕度念，方知軍務艱難，不至於輕忽債事。”遂手寫一詩道：

丈人行陣林師貞，何得輕心漫談兵。
無備終招懸雷奪，曳柴曾致班馬聲。
舟中掬指因爭濟，棄甲復來為食羹。
臨戎常懷量敵意，詰朝奏凱在盛京。

娘娘把詩付與秋英道：“你回去再留心細看兵書，就成女中一員名將。但係天機不可泄漏。”秋英應過。遂著兩個仙女，領著秋英從舊路送出。出的門時，秋英回頭一看，仍然是統石碑。秋英轉入內宅，進了自己房中，把兵法神書秘秘收好，總不肯告訴別人。秋英自得了這神書，白日不敢明看，俱是晚間，夜靜無人時，方纔展開細玩。從頭看去，並無一字半句，心中模糊。看至月餘，行軍擺陣之法，就遂一遭通了。心中暗付道：“老爺是個文官，那至於身歷行伍。我乃女流，怎至於同赴疆場。聖母所囑，有些令人可疑。”這且不表。

卻說石生，自從訪真了洞中的叛賊，巡撫喜其有功，奏知皇上。皇上旨下，著浙江布政兼理按察事務。石茂蘭赴京引見。石生把一切事務，交與委圖的官員。從河路往北而下。船至濟寧，有他一個同年，姓殷名莫磐，字永安。聞石生路過本州，就上船來參拜。石生也下船去拜他。殷莫磐向石生道：“小弟選期已到，意欲赴京。苦無腳力，年兄大人，若肯攜帶前去，承情不淺。”石生答道：“這是弟所情願，明日請上船來同行。”到得次日，殷生收拾行李，上了船，與石生同往京去。

到了京中，石生引見聖上。聖上甚是嘉獎，著仍回原任理事。殷生掣簽，選了廣東惠州府的同知。對石生道：“弟實望選在浙江，今天各一方，終不能蒙年兄的覆庇了。”石生道：“仕路窄狹，安知不還遇在一處。”住了幾日，石生辭殷生道：“年兄在京還有些事，故小弟實不能奉陪，不日就要先回浙江去了。”殷生道：“年兄責任重大，小弟怎敢攀取。”

石生上了一疏，乞告假一，往羅田縣去祭祖。聖上批准。石生謝過了恩，星夜往羅田縣而來。到了羅田郊界，那羅田縣的知縣卻迎二十餘里，鋪設公館，饋送下程。石生概不敢當，在一客店內住下。石生祭祖已過，仍回店中。辭別了縣主，一早起身而走。縣主又送了二十多里，方纔回衙。石生從羅田縣，往赴浙水。剛纔走了兩程，又下了一道旨意：“浙江布政石茂蘭訪查有功，準升廣東巡撫。”石生接了旨意，務要往那衙門，再赴廣東上任。殷莫磐聞得此信，不勝忻喜。

卻說秋英與翠容、春芳三個，無事閑談。管宅門的進來稟道：“大老爺高升廣東巡撫，紅報已到，小的先給太太叩喜。”秋英聽說，諤然道：“廣東與苗民相近，老爺升到那裏，戰伐之事終不免了。”就把兵書，逐夜留心細看，以預作準備。住不幾日，石生回到衙門，把布按兩司的事務，一一交貸清楚，就擇日起身，率領家眷，來到廣東上任。

一日殷莫磐特來參見，石生請至書房。殷生要行堂參禮，石生斷斷不肯，仍分賓主而坐。殷生道：“卑職得到大人屬下，可謂天遂人願了。”石生答道：“你我同榜，兄弟私交也。服勞王家公義也。不忍以公而忘私，又安敢以私而廢公耶。”殷生聞言，凜然而退。回到衙門，小心辦事。並不敢少涉棄謁。住有半年，又提升他潮州府的知府。

但不知石生在廣東如何？再看下回分解。